

目 录

马边解放亲历记·····	王传猷 (1)
沙湾和平解放始末·····	郭开鑫 (9)
青神县西山农民武装起义始末·····	政协青神县委员会 文史研究组 (15)
天怒人怨的国民党三十二补训处·····	罗朝维 (27)
五通桥市市政建设委员会的成就·····	王叔堪 (35)
一棵桑树起家的百万富翁·····	冯国良 (47)
夹江国画纸今昔谈·····	彭明先 (57)
夹江手工纸产销史话·····	任治钧 (63)
记丁佑君烈士二三事·····	丁好德 (71)
郭沫若一首未公开发表的诗·····	王 豪 (77)
“小西湖”解歌·····	古泽之 (79)
广征博采 重点抢救·····	李伏伽 (81)
稿约·····	编辑室 (85)

马边解放亲历记

王传猷

芦沟桥事变以后，川军二十三集团军奉命率先出川抗日。我随这个集团军所辖的二十一军一四八师驰骋大江南北，浴血奋战，历任参谋、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排除异己，撤销了二十三集团军总部，把所辖的两个军分散改编。其中，二十一军的一四八师被编到二十五军黄百韬部。一年内一四八师的营团级以上军官都先后解除职务，只保留了师长廖敬安和我二人。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坚持内战，使人民长期受战争苦难，遭到了全国上下的反对。在国民党军官中，有很大一部份反对内战，厌恶战争。四八年夏，我借故请假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回到了四川。

一九四九年三月，原民革四川省领导人周从化先生（曾任二十三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四〇年离职返川），得知我来到成都，派旧同事彭建封邀我去他家中。当时在场的还有曹任远先生（原川大教授），同我坦率地谈论时局，阐述民革反蒋拥共的宗旨和主张，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我祖籍马边，对边区情况比较熟悉，有一些旧人事关系。根据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省民革派我迅速返回马、沐边区，适当发展民革成员，组织革命力量，建立武装，配合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阻击国民党溃军窜入边区，迎接四川解放。

按照周从化先生的指示，我于四九年四、五月间先后在马边发展了王骥（马边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宏嘉（县参议会秘书），孙仁烜（武汉大学毕业生，马中教师）、王传俊、龚定海等为民革成员；在沐川黄丹乡发展了周开富等。

伪马边县民众自卫总队在各区乡建有中队，绝大多数队员都是贫苦农民，“自卫队”每年要进行军事轮训。都由王骥负责。我们利用轮训机会，向自卫队员谈论解放战争形势，讲述分析贫困的根源是政府腐败，是连年战争的结果，动员贫苦自卫队员行动起来，反贫困、反战争，打倒腐败政府。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使较多队员的思想觉悟有一定的提高，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基础。同时我们决定民革成员王传俊组织一支以李兆华为首的秘密游击武装，采用打富济贫的办法在民众中扩大影响，发动群众，壮大队伍，扩充装备；民革成员孙仁烜是马边中学教师，该校已有部份进步师生。他们共同抨击时事，宣传革命思想，散布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为马中校师生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在思想上打下基础。

在这段时间里，中共乐山地区地下党负责人陈文治同志已来沐川，和当地地下党员胡立恕取得联系，在舟坝、观慈、高笋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组织武装。舟坝小学和新成立不久的舟坝师范聚集了大批革命师生，成为马边河革命中心，和上游的马边中学互相呼应。四九年秋，川大地下党的华文江同志等又被增派来沐，加强了领导，地下游击的活动也更加活跃、频繁，以致沐川特委会秘书杨怀柏惊呼：“马

边河赤化了！”

也在这个时期，胡立恕同志曾两次来五通桥盐码头，向我了解民革组织的活动情况，尔后提出：“干革命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才能取得胜利……”。我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比较了解的，胡立恕同志四九年四月在沐川舟坝同我就认识了。由于相互了解和信任，我欣然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领导。

四九年十月，马边县伪县长王德因受马边河一带日益增强的游击活动的威胁，特别是李秀华部曾两次袭击他的老婆及妻弟陈仪贩运的烟土，更使他惶惶不安。他籍口到乐山伪专署述职，一去就不回来。伪省府为了确保这个边区地盘，作为日后的退路，派出最后一任县长方启璜率领武装人员，驰赴马边。但一到沐川的利店，即遭伏击，方被当场打死，其武器亦为我利店挺进支队所获。自此以后，马边伪政权就形同瘫痪。

十一月，胡立恕同志带着舟坝党组织的指示，专程来五通桥，同我商量成立“中共川南军区游击队”的方案。我当即同意，并研究决定：任命王骥为川西南军区游击队第六纵队司令员，李令辉同志为政治委员，李选才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十二月十日，沐川舟坝召开联合会议。会议由陈文治同志主持。会上传达了中共乐山临工委决定：任命我为“川西南军区游击队”司令员，陈文治同志为政治委员，胡立恕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决定立即将武装斗争由地下转向公开，开展马边河流域的解放运动。自此以后，沐川的利店、荣丁、舟坝、观慈、高笋、茨竹、黄丹、干介、底堡、

屏山的龙华、宜宾的商州和犍为的泉水等十多个乡，纵横二百里间，皆为川西南军区游击队所控制，游击队员发展至一千八百余人。

马边方面，王骥于十二月十六日，以游击队第六纵队司令员的名义在马边全县张贴布告，并用马边电台向全省发出通电，宣布马边和平解放，建立人民政府，由黄祝会先生任县长，李伏伽同志任副县长。十二月下旬马边发生了“文庙”反革命事件，反动派制造混乱，企图浑水摸鱼，但未得逞。事后政府进行改组，成立马边县政务委员会，以王骥为主任委员，李伏伽同志为副主任委员。我舟坝支队在当地俘虏了伪四川军垦局上校主任秘书胡立命等数十人，在这段时间里，我黄丹支队在沐川黄丹乡猴子坡阻击了企图窜入沐、马边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俘虏百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等物资。荣丁支队大显身手，在筲箕坡围歼了国民党雷、马、屏、峨游击总司令部人员，俘虏了总司令（原国民党伪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成樑及其参谋长等重要官员四十多人，缴获无声手枪等各种武器和通讯器材，粉碎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妄图在西南边区建立反革命游击基地的美梦。犍为岷江纵队虽然刚搭起架子，也积极开展活动，十二月下旬组织策动了五通桥盐警总队起义，迎接了解放。

四九年十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歼灭了国民党宋希濂部队，军部进驻乐山，乐山地下党同志送来张军长的亲笔信，内容大意是：“传猷、文治、孟凡同志：我军已全部解放了犍为、乐山、峨眉、夹江等县，请你们速来乐山接头，此致敬礼。张国华”。我们遵照指示，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通讯器材等物资，由舟坝乘

船抵达清溪镇，到了犍为得知十八军已奉命进军西藏，乐山地区归十军三十师接管，犍为军管分会主任杨波凌同志代表乐山军管会接收了我们解送的俘虏和武器器材。我同文治、孟凡、华文江四人到乐山后，军管会主任三十师政治委员会鲁大东同志立即接见了我们。鲁主任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满意地指出：“你们已经较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应该把参加游击队的脱产人员集中到乐山学习，不脱产的仍回家生产劳动。”又说：“川西南军区游击队的名称太大了，应改为川南游击队”。我们根据鲁大东同志的指示，一周之内就把分散在马、沐两县的脱产游击队员带到乐山任家坝驻扎，编为三十师教导团第二营。这批集中学习的人员经过学习，多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份作为复员、资遣处理。有少数人在被编遣后，对党的政策心存疑虑，参加了土匪的暴乱。

四九年十二月末，中共乐山地委指派张绍先同志担任中共马边县委书记兼县长，带领解放军八十九团的一个营和几十名建政工作人员前往马边开展建政征粮工作。五〇年二月初，边区各地土匪暴乱，乐山地委决定暂时撤退马、峨、屏等县地方政权，集中兵力剿匪。地委派我带领原川南游击队的两个中队，前往马边维持政权，协助剿匪。

在这期间，屏山县匪首吕镇华勾结国民党七十二军驻屏山的陈超营，打出雷、马、屏、峨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到处封官许愿。在马边委任马边县伪参议长刘祖彬、副参议长王瑞儒任“救国军”师长，作为内应。然后派出匪徒贺冀华伙同国民党残部共千余人，里应外合，围攻马边县城。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经电报请示乐山专署后，我部暂时撤离县城，扼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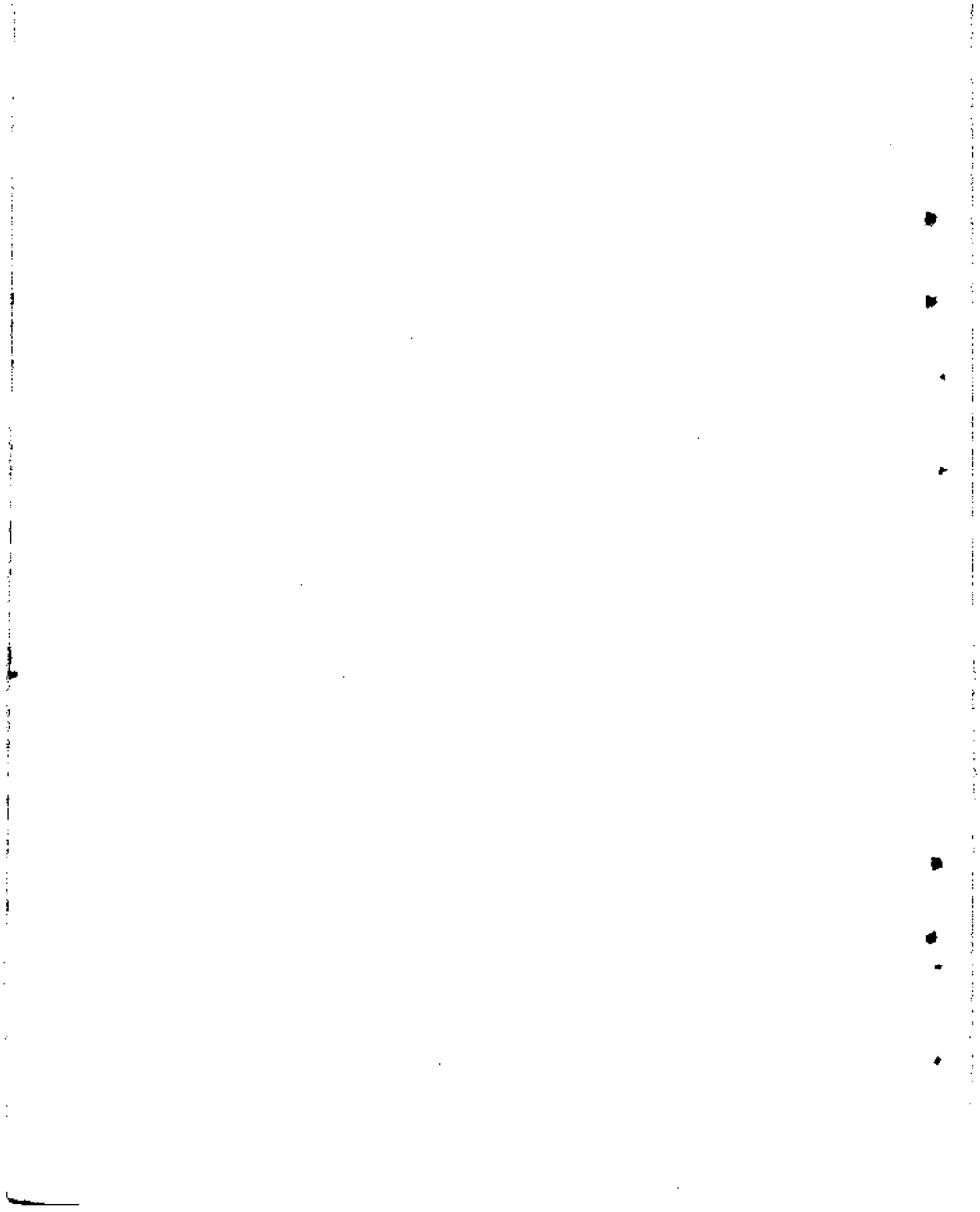
雪口山。这时期匪势日益蔓延，沐川境内的荣丁、舟坝、黄丹等地的伪反动份子也扯起了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周开富、许华章二人叛变投匪。马乐交通被土匪隔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陷入土匪的包围。我们在龛罗寺与土匪激战了一日，狠狠地打击了土匪之后，立即动员全体指战员不怕困难和牺牲，连夜穿越雪山口，绕道大竹堡，进入彝族地区，翻过仰天窝。一路上克服重重困难，在没有粮食、没有医药的条件下，冒严寒，忍饥饿，凭着革命必胜的信念，终于胜利地回到了乐山。

在撤离前，有部份队员来不及撤退，而参加马边解放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也不可能全部随军撤走。为了这些同志的安全，我把掩护这些同志的任务交给了王骥、王传俊、龚定海等人，他们也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在我人民解放军大举清剿土匪时，王骥、王传俊、龚定海一直同当时利店区委保持着联系，及时为解放军提供情报，协助剿匪，为平息匪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〇年六月，达区匪患基本肃清，七月中旬，中共乐山地委作出了在马边县正式建立人民政府的决定。同时指出要有一个本地干部参加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经组织研究决定任命我为马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委书记张绍先同志兼县长。当时主持专署工作的副专员叶兆祺同志对我说：“专署决定拨给马边县救济粮二十万斤，群众有饭吃，工作就好做了”。

同年八月，马边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在张绍先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政权建设和肃清残匪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感召下，许多彝藏下来的匪徒纷纷投案自

首。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匪首贺盛华，在炮台被县警卫营一举歼灭。从此，地方安定，群众归心。经过土改和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彝汉人民共同奔向了幸福繁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沙湾和平解放始末

郭 开 鑫

临近解放，蒋家王朝余孽仍疯狂地作垂死挣扎。伪专员公署、县府急急忙忙发放武器装备各地方团队，葫芦坝的吴功定就以三青团乐山负责人的名义领到大量的枪支弹药。

沙湾伪乡长郭一鸣也应时发起组织了一个“维持会”，并拉我参加。他对我说：“各地均有应变的准备，沙湾也应以“维持会”的名义召集父老会议，动员大家乐捐钱粮，用一部分米购买枪支，组训民团，防备变乱时散兵游勇的骚扰，用一部分作应酬费用，以应付国军的过境和接待共军的到来。”

这正有利于我们的地下党活动。我不仅欣然参加了“维持会”并亲自“出马”为之募集了相当可观的数额的钱粮，他们的组织内容我不知道，也不过问。

四九年十二月中旬，乐山城解放，伪乐山代理县长余昌炽领着五百人枪的自卫总队仓惶逃窜沙湾。其第一大队长左伯镛（是我的把兄弟）登门拜访我。同行还有一位军事科长（姓名记不清了），左的家眷也一道同来安顿暂住我家。当晚，我便邀左到我的寝室促膝而谈。我两人长谈了整整一个通宵。

左伯镛一开口就问我：“老兄对局势究竟如何看法？”

我却反问：“你们现在怎样打算的呢？”左说：“余县长要拉部队进山打游击。”我直截了当的说：“差矣！差矣！万万不可！老蒋几百万人马都要光了，你算个啥？蚍蜉撼树，谈何容易！区区之地，小小之力，人枪不足五百，钱粮不足两月，装备既欠精良，官兵又训练无素，以乌合之众，深入不毛，不待攻而先自溃，真是自投死路！现今共军乘胜挺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贤弟，识时势者为俊杰，不可不熟虑深思啊！”左沉吟良久，问道：“依老兄之见呢？”

“出路只有一条，掉转枪口，争取立功！”我字字着力地说，并拍胸脯说：“我担保你身家性命的安全，而且今后还有适当的工作安排。”

谈话反复地进行，左伯镛想了又想，问了又问，我见他尚在犹豫，就进一步用关怀的口吻对他说：“你我多年患难之交，情同手足，彼此还有啥信不过的么？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为兄能忍心眼睁睁看着你去走绝路吗？”左最后下了决心：“好！绝对听四哥的吩咐！”我看他已下定决心，又继续安稳他说：“首先，你必须摆脱余昌炽的指挥，我保证你要钱有钱，要粮有粮，一切由我包了！”

伪七十二军匪军长卿云灿没随该军军长郭汝槐在宜宾起义，领着部份部队顶着七十二军的番号窜到沙湾。该部队刚驻扎下来，为争夺粮食，立即当街架起机关枪要跟余昌炽部见高低。正值剑拔弩张之际，我沙湾民团指挥部的阳元春，陈治清等人从两军对峙的中线插入阵前，向双方喊话：“别开火！要粮食找郭开鑫，郭指挥长早有安排，请派人来民团指挥部领粮就行了”。

卿云灿系客军，我首先满足了他的要求，余下的大米暂

发给自卫总队。立即命人打开仓库，通知米商连夜加工大米来供应。

争粮冲突缓和了，我似乎一跃而成为沙湾地区的行政“长官”了。其实，我的民团指挥部人马总共不过十来个弟兄罢了。

本来，当各路伪军退来沙湾之前，峨眉县地下党组织曾派石元普，黄彦修二同志两次来沙湾跟我联系，并布置我组织地下武装。我汇报“已联络了乐山县范店乡、老鸦乡和峨边茅坪乡及峨眉县九里乡等地的力量，人枪共约一百五十。再加上沙湾和丰都庙的，可望组成二百人的长短枪队。

临解放前六天，地下党组织第二次派人来问我：“武装是否组织好了？能否得心应手？”我答：“完全可以！”石黄二同志立即指示：“准备充分，一旦接到通知，马上带队出发，去解放峨眉县城。”

形势的发展特别快，没待我党正式通知结集地下武装时，国民党溃军已到沙湾了。我赶忙写了一个“沙湾民团指挥部”的条条贴在我家大门前的左侧，又缝了白布袖套，写了“沙湾民团”字样，给平日较为接近的十几个弟兄佩戴在手臂上。于是一支本地的特殊武装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凑合起来了，而且佩戴“沙湾民团”袖套的人员竟能自由出入于各派系的防区。那些军需、参谋、副官等都直接跟我接洽粮柴、菜蔬等事宜。沙湾民团包揽了给各部队买柴、菜蔬的事务，自然减少了溃军对群众的索要和抢劫。

当时，我家天天都有两桌民团弟兄开饭，这些经费从何而来？全是靠“维持会”供给的。争粮冲突后，我趁机对余昌炳说：“卿云灿部实力强，河东尚有主力，要吃掉你

是轻而易举的，最好别硬碰，策略些！”“好吧！我让他，把部队带上后山去！”余昌炽果然迅速把部队调上了山，驻在天池山，赵山坡、黎沟一带。这样一来，刚好卡断了卿云灿退往峨边的必经之道。同时我叮嘱左伯镛：“一上山就别下来了，这正是摆脱余昌炽的好机会。我派人随时跟你联络，一切供应径直来我家领取，到时候会有人来引导你我的去向的。那就是你立功的机会了！”虽然左与我多年挚交，但当时我也不敢公开暴露身份。不过左以为我有郭沫若的关系，解放军来后总好办。为了稳住左的心，我又派办事利索的曾治文随左上山，一直驻在左的营中。

次日，伪乐山专员陈云寿由临江乡的太平场对直来到我家。刚拢就立即横躺在床铺上吞云吐雾地抽起鸦片烟来。待他烟瘾过足了才开饭。烟饭一毕，立即召见了奉命到来的余昌炽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兹委任余昌炽为铜河西岸守备司令；委任郭开鑫、杨明鼎为副司令。”不待我表态，余昌炽已将委任令塞入我的衣服口袋里了。

卿云灿原想拉我峨边去“打游击”并已派人跟峨边地方势力接头。但发现道路已让余昌炽给卡断了，地形又不熟，怕中埋伏，加之该部在沙湾新吸收了一些人不愿去峨边，迫使卿云灿突然改变路线，开拔到太平寺。陈云寿刚发了委任状，伪三三五师王伯华团长就亲自来我家和陈云寿密谈了一阵，马上就带领该团退往轸溪。陈云寿匆匆带着保警大队紧跟王团长而去。临行，陈一再对余昌炽交待，要他“千万不可投降！”

卿云灿部去太平寺后，余昌炽立即命令自卫总队全部下山，但左伯镛大队却按兵不动，不听调遣了。余昌炽感到不

妙，立即找我商量。正在这时，卿云灿派詹国弼、詹超凡、郭顺宇三人（均沙湾人）持一委任状来到我家，委任余昌炽为“1216”部（川康人民军五纵队）的大队长。余昌炽把委任状给我看了，问道：“开鑫兄，你认为如何？”“不必了，他能起义，难道你不能起义？”我一面说，一面用征询的目光试探了一下在座的詹超凡的意向。接着说：“现在时间已经不允许了，参加起义也好，投诚也好，反正都是一回事，越快越好！何必多此一举。”“开鑫兄所见高明，确是事不宜迟，切不可兵临城下来个自缚迎降。”詹并建议道：“就请我们本街上的张伯雅先生草拟投降函件，如何？”

不消一刻，张伯雅已给写好了乐山自卫总队的求降书。我马上派民革的两位成员徐洪运（沙湾人，大学生）和徐文同（乐山城人，伪国大代表徐光普之子，也是大学生）带着求降书和我的两张名片去乐山拜访支前委员会主任曾保树同志和军管会主任鲁大东同志，汇报余昌炽求降的有关情况。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徐洪运从军管会回来报称：“解放军已派来一个营，随后就到。”余昌炽顿时张惶失措，结结巴巴地说：“开鑫兄，怎么办？怎么办？”“马上整队去迎接解放军就是嘛！”我说着，随手将我家的白布门帘撕成两面白布旗，派人去插在徐端的大道旁。然后我和余昌炽率领自卫队全体官兵出场三里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的队伍刚到场口，镇上立即鞭炮齐鸣，数百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遍街贴满标语，家家安放桌凳茶水接待子弟兵。群众杀了一支猪送给解放军，杨管长不接受，群众一定要送，彼此之间，难分难解。一方面是群众自愿拥军，一方面是解放军婉言辞谢。经一再推让后，解放军付给了十七

元银洋始接受了群众的盛情。事后我才获悉：镇上的欢迎标语全是张伯雅、邱文华、杨绍林等在乡知识分子所写，而全镇群众所表现的热烈欢迎场面，则是在沙湾维持会发动下组织起来的。接着，王立峰团长代表解放军在沙湾小学举行受降仪式并宣布：“明日早饭后，自卫总队全体官兵立即开往乐山待命！”

左伯镛要求不随部队走，经我向王团长汇报后，同意随我一道坐船去乐山，后来他跟随陈毅的哥哥陈茂熙去了。

正当我镇军民欢庆和平解放时，突然河东炮声大作。杨营长马上派号兵去河边调查询问，原来是进抵河东的解放军听到沙湾镇上鞭炮轰响，误以为发生了战斗而发的应炮。

大家都安心下来，晚上，在火神庙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尽情地欢笑，一下子驱散了几日来的惊惶和不安。

(乐山市沙湾区政协供稿)

青神县西山农民武装起义史末

政协青神县委员会文史研究组

西山农民武装起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二月，帅惠仙、曾聿修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青神县以“精进校”、“团务校”为活动基地，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青神县第一个党支部，帅任支部书记。

一九二七年秋，中共川西特委在成都建立。相继，在川西特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青神特支，曾聿修任特支书记。

一九二九年十月，青神特支扩建为中共青神县委，段玉章任书记。

一九三四年秋，遵照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号通知精神，和省委巡视员赵光先同年九月十二日给青神党的函件指示，调嘉定中心县委书记许本达赴青神组建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九月十五日，中共青神中心县委宣告成立，许本达（射洪人）任书记，刘怀斌（乐山人）任组织委员，段兆麟（青神人）任宣传委员，邱骏（井研人）任军事委员，毛慈影（自贡人）任妇运委员，邹焜望（眉山人）任宣传干事，段玉章（青神人）任秘书。从组织领导上为发动西山农民武装起义作了准备。

青神党组织开始建立，便积极开展活动，在西龙乡丙寅

庙内办起了第一所“平民夜校”，贫苦农民入学者七、八十人，一九二八年六月，青神土烟陆续上市，征收局取消征收起征点，预征粮税二十年。官府告示一出，群众怨声载道。党组织抓着这个有利时机，开展抗税斗争，派陈子清，兰玉镇等人到各乡活动，选择了一个赶场天，集中各界人士一百余人在征收局门前，要局长范少希出来讲理。范拒不理睬，民众一涌而上，揪出范少希，给他搽口红、涂花脸、戴勒子、挂耳环，穿上花衣服，带上纸银镜，脖子上吊两束土烟，推往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游行队伍从一百余人扩展到一千多人。伪政府迫于群众压力，撤了征收局长范少希的职务。青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斗争胜利。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一日，党组织派何光辉等人到各乡组织民众、团务人员及各界人士五百余人，在青神城皇庙内集结，动员上街游行，反对吴成康用贿赂手段赎买团务局长之职务。游行队伍志气高昂，捣毁了团务局，碰烂了团务局吊牌，吓跑了团务局长吴成康；同时西龙乡土豪刘玉廷把持米市，高抬米价，被贫苦农民痛打一顿，长了贫苦农民志气，灭了土豪劣绅威风，从城市到乡村，民众抗捐抗税，反贪官污吏斗争，纷纷崛起。

一九三〇年秋，党组织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扩大影响，在西龙乡与莲花乡之间的道路上，贴出革命标语数百条，反动政府大为惊慌，国民党二十四军一师十二旅十九团驻青神刘元塘部，派军队清乡镇压。十一月十二日，中共青神县委书记何光辉被捕，二十三日在乐山月耳塘英勇就义，临刑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接着，打入刘元塘部搞兵运活动的罗松亦暴露，死于刘元塘部的乱刀之中。